

# 论《圣经》的反讽艺术

楼薇宁

(宁波工程学院,浙江 宁波 315016)

**摘要:**反讽原为语言学中的一种修辞方法,现代叙事学将反讽视作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和结构原则,把反讽从微观的修辞意义扩展到整体构思、人物形象塑造、主题揭示等全局性的宏观层次。本文对《圣经》叙事文本中的反讽艺术加以研究,辨析其类型和特点,并分析其功能,从而证明《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一部文学经典。

**关键词:**《圣经》;叙事;反讽

**中图分类号:**B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09(2007)01-0087-04

## 一、引言

基督教《圣经》(*The Bible*)包含《旧约》(*The Old Testament*)与《新约》(*The New Testament*)两部分,《旧约》就是犹太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犹太圣经,共39卷,分为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和后典。《新约》记载了耶稣和早期基督教会的活动,共29卷。《圣经》成书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4世纪,历经1000多年,由各卷作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身份针对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文字和不同的文体写成。《新约》与犹太圣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圣经》被称为“万书之书”,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书中最中心的一本书”。在西方,可以说人们处处都生活在《圣经》的影响之中,无论是政治上,文化和风俗上,还是西方文学、艺术传统中,《圣经》的痕迹无处不在。

《圣经》常常只被看作一部宗教经典,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目的,但它同时又是一部文学经典。《圣经》以其文学体裁的丰富多彩而闻名于世。神话、传说、历史、小说、诗歌、戏剧、杂文、史诗、抒情诗、颂歌、哀歌、悲剧等都在《圣经》文本中荟萃,成为西方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圣经》的文学性研究方面,有一些学者取得了突破。在20世纪40年代,犹太学者艾里克·俄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他的文学评论专著《模仿:西方文学中对现实的表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中得出结论说:《圣经》是同《荷马史诗》比肩的伟大史诗,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sup>[1]</sup>在这之后,罗伯特·艾尔特(Robert Alter)重新批评的角度,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从神话原型论角度对《圣经》的文学性作出阐释。

《圣经》的叙事清新简约,用语典雅,具有强大的历史与社会感召力和非凡的文学感染力。《圣经》的叙事文体主要有记人、记事、记史三个方面。《圣经》的作者们在叙事文体中灵活地运用了多种修辞方法来论说、叙事和抒情,使笔下的语气更加准确、鲜明、生动、富于感染力。他们常用的修辞技巧按功能区分有两类:一类用于激起读者的情感,使他们对作品信息产生强烈的体验,如呼告、感叹、启应、反问、讽刺、排比、递进、反复、对照等;另一类用于引起想象或联想,使人透过艺术画面对作家的观念或意图形成深刻的感受,如示现、比喻、象征、夸张、拟人、双关、寓言等。《圣经》的叙事结构精美,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高度的美学价值,下面本文首先对反讽这一叙事技巧进行归纳,然后着重分析《圣经》中的反讽的类型、特征和功能,从而展示《圣经》叙事文本的精美和丰富内涵。

## 二、《圣经》叙事文本中反讽艺术的分析

### (一) 反讽“*Irony*”的定义

关于反讽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南京大学的王守仁教授在《英美小说》中是这么定义的:(*Irony*: The reader's awareness of a reality that differs from or is opposite to the reality the characters perceive (i. e. dramatic irony) or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author's words (i. e. verbal irony).<sup>[2]</sup>(反讽:读者意识到的事实与角色理解的事实不同或相反,即戏剧性的反讽,或与话语字面意义不同或相反的作者话语的真实含义,即言语反讽。)

美国佩思大学的罗伯特·迪雅尼(Robert Diyanni)是这么定义反讽的:*Irony may appear in fiction in three ways: in the work's language, in its incidents, on in its point of view. But in whatever forms it emerges, irony always involves a contrast or discrepancy between one thing and another. The contrast may be between what is said and what is meant or between what happens and what is expected to happen.*

根据罗伯特·迪雅尼的定义,反讽在叙事作品中以三种方式出现:作品的语言中,作品的事件中,或者作者的观点中。不论以何种方式出现,反讽总涉及两个事物之间的对比和反差。对比可以是话语与涵义的对比或事实与期望的对比。

罗伯特·迪雅尼把反讽分成四类:

(1) 语言反讽(*verbal irony*),即说反话。

(2) 境遇的反讽或命运的反讽(*Irony of circumstance/Irony of situation*),境遇的反讽或命运的反讽有两种情况:(1)作者在表象与事实之间制造的反差。(2)叙事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希望某件事会发生,结果相反的事却发生了。

(3) 戏剧性的反讽(*dramatic irony*),与故事等其他叙事形式比较起来,戏剧性的反讽在戏剧中比较典型。戏剧性的反讽是角色所有的信息和读者所有的信息之间的反差。在这种反讽方式中,作者有时在叙述中告知读者角色不知道的信息。

(4) 作者的反讽语调(*Ironic vision*),一些作家利用读者和角色信息的反差在作品中建立一种反讽语调。作者的反讽语调是一种总体语调,暗示作家对作品中的角色和作品的主题是怎么看待的。

### (二)《圣经》文本中反讽艺术的运用

1.《圣经》中反讽的类别和特点:《圣经》这一部精美的叙事作品运用了多种反讽方式,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其中语言的反讽,即某些话可用来表达双重含义,构成讽刺。典型的表现是,表面上是赞美或颂扬,其实本义正相反。在《列王记》(上)第18章27节,以利亚为了让民众明白“谁是真神?谁是先知?”让巴力的先知们“大声求告”他们的神,请他在祭坛上显现;(At midday Elijah mocked them: call louder, for he is a god: it may be he is deep in thought, or on a journey; or …”乍一看,以利亚的话对窘迫的巴力先知表示了同情;实际上他是在挖苦他们,他们心里也清楚。巴力不显现,是因为他是假神。当反讽的刀刃特别锋利,讽刺的本意被夸张到一望便知的地步时,就有了挖苦。无疑,挖苦别人是为了宣扬自身。保罗曾向哥林多人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We are fools for Christ's sake, while you are such sensible Christians. We are weak; you are so powerful. We are in disgrace; you are so honoured.)在《约伯记》中,约伯对自己遭受的苦难迷茫不解,他坚信自己并没做不义之事,因此他呼吁上帝出庭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上帝的威严与强大势如破竹,一举摧毁了约伯的防线,上帝从暴风雨中回答约伯,不仅通过展示人类的渺小表达了对他的漠视,还连连挖苦他:“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聪明就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了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活的日子多么长久!”(Where were you when I laid the earth's foundations? Tell me, if you know and understand. Who settled its dimensions? Surely you should know. Who stretched his measuring-line over it? …… Doubtless you know all this; for you were born already, so long is the span of your life!)上帝驳得约伯哑口无言,约伯便不再做声了。

境遇的反讽或命运的反讽是作者在表象和事实之间造成的反差或叙事作品中人物的期望与事实之间的反差。《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在《以斯帖记》中,哈曼阴谋除掉其对手一犹太人末底改,叫人做了五丈高的木架,想把末底改吊死在木架上;而在亚哈随鲁王的宫中,国王偶然得知,末底改曾检举两个阴谋杀君者,救了他的命,但他因忽略而一直没有赏立功者。就在这时,哈曼走进门来,想提议吊死末底改。哈曼还没开口,国王就问道:“朕所喜悦尊荣的人,应当如何对待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他就说,此人应穿上国王的朝服,骑上御马,游遍城里的街市。国王却回答:“你速向犹太人末底改这样做,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因虚荣心破灭,哈曼对末底改更加仇恨,但他这时不敢向国王诉说,只得奉陪末底改走过欢呼喝彩的人群。国王并不知道他无意中给自己忠实的宰相造成磨难。当全书达到高潮,即当哈曼被吊上他为末底改建造的木架时,我们对反讽的艺术享受圆满告终。

戏剧性的反讽主要是读者的无所不知和角色的有所不知形成的。《圣经》中有两个戏剧性反讽的例子。其一,是在《创世纪》第31章中:雅各在舅舅拉班家长年帮工后,带着妻妾、儿子和大群牲畜秘密出走。拉结瞒着丈夫偷走了父亲家中的神像,藏在行李里带走。十天后拉班追上雅各一行,责备雅各不告而别,并指责他偷了神像。雅各矢口否认,他不知拉结做过此事。于是拉班和雅各挨个搜查帐篷,最后来到拉结帐中。他俩其实就要发现神像了,拉结却机智地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驮篓里,坐在篓上。她因未起身而道歉说,自己身体不适。这样,两个人没检查驮篓,也没找到神像,就走了。雅各怒气冲冲地斥责拉班诬陷他。这是一个引人入胜、打动人的戏剧性反讽的例子。因为我们始终知道,拉结确实偷了神像。这样,就能在观察上述过程时既欣赏拉结的沉着聪明,又欣赏搜查者的无知:一个表现出比他所知更合理的疑心,另一个流露出无辜受害的心理。关于反讽,J. B. 加百尔(John B. Gable)在他的著作《圣经中的犹太行迹—圣经文学概论》中是这样解释的:“观众的无所不知和角色的有所不知形成对照,从而产生反讽。反讽总带有令人满足的色彩,它来自观察者的高视点位置和全知心态。”《约伯记》的故事又是戏剧性反讽的一个极典型的例子。这部书的戏剧性的反讽效果来自引言,引言通过使读者看到上帝和“撒旦”(希伯来语意思是“魔鬼”)在天上的打赌,造成戏剧性的反讽。读者若不明白这一点,就会像约伯一样陷入迷茫,感到自己遇到的不是考验,而是不公正的折磨。另一方面,如果约伯本人知道了这是考验,这部书可能就不复存在了。约伯的“不知”和读者的“知”是缺一不可的。

作者的反讽语调是作者对作品中角色和主题的态度。在“大卫和拔示巴”的故事里,我们仔细阅读后会发现《圣经》叙事中独特之处一反讽的叙事框架,它旨在通过对比来突出大卫的堕落,有很强的艺术效果。《撒母耳记下》第十一、十二章的开头是这样的: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扪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接下来,就发生了大卫从王宫的平顶上看见拔示巴沐浴,大卫为她的美貌吸引,派人把她接入宫中,与之产生奸情的事件。为了掩盖丑事,大卫打发人从前线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召回,叫他回家休息。但乌利亚想到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就不肯回家休息。大卫便设计使乌利亚在战场上为敌人所杀,从此把拔示巴接进宫做妃子。上帝不喜悦大卫的这一次所行的事,因此他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生的儿子,使他得重病而死。后拔示巴又为大卫生下所罗门。上帝也喜爱这个孩子。《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结尾是这样的:约押攻取亚扪人的京城拉巴。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围攻和攻陷亚扪人的城池用不了两年,但是故事的作者有意地打乱了叙述的时间顺序,把攻占拉巴城放在大卫娶了拔示巴,他们婚外的儿子死掉,又生了所罗门之后,也就是说作者把约押几个月攻下拉巴的胜利放在了两年之后来写。这样一来,作者就用战争的故事做了大卫和拔示巴的个人故事的框架,以战争和将士们的表现与大卫的行为对比,更突出了大卫行事的不道德。十二章的结尾表明,约押和将士们已经胜券在握,只要大卫到前线最后客串一下,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取荣誉和战利品。在这样的框架安排内,大卫就成了一个激战时在耶路撒冷享福,偷前方将士妻子,设计谋害她亲夫,并在最后赶到前线坐收渔利的不仁不义之君。作者在这个故事框架设置里所表现的高度的创作意识再次证明了《圣经》的文学性。

2、反讽的功能: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圣经》的叙事中使用了各种反讽方式,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语言反讽向读者描述人物的语言,通过说反话,使人物形象在读者面前栩栩如生;境遇的反讽或命运的反讽让读者看到故事发生出人意料的突转,使情节更加曲折动人,引人入胜,增添解读的戏剧性;戏剧性的反讽使读者看到角色不知道的信息,读者无所不知,因而能感到其中的讽刺效果,从中得到愉悦和满足;作者的反讽态度能让读者了解作者对叙事中人物和叙事主题的态度。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指出:反讽可以毫不动情地拉开距离,保持一种奥林匹斯神祇式的平静,注视着也许还同情着人类的弱点;它也可能是凶残的、毁灭性的,甚至将反讽作者也一并淹没在它的余波中。

###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看出《圣经》不仅是宗教的经典,也是希伯来民族留给世界的文学经典,值得我们不同角度对它开展研究,来了解西方文化,吸收其精华,摒弃其中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相符合的内容,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 参考文献:

- [1]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1.
- [2]王守仁,赵宇编.英美小说(*British and American Fiction*)[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48.王守仁关于反讽定义的中文译文系作者自译.
- [3]Robert Diyanni, *Literature: Reading Fiction, Poetry, Drama, and the Essa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0, p74-76. Robert Diyanni 关于反讽定义和分类的中文译文系作者自译.
- [4]本文引用的《圣经》的原文来自 *The New English Bible* by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72; 译文均来自《圣经》(简化字新标点和合本)[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
- [5]J. B. 加百尔等著.梁工等译.圣经中的犹太形迹—圣经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33.
- [6]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83.

#### Irony in Bible

LOU Wei - ning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Zhejiang, 315016, China)

**Abstract:** Irony is not only a figurative speech, but also a very important principle in narra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irony in the Bible and its functions and tries to prove that the Bible is not only a religious classic, but also a literary masterpiece.

**Keywords:** Bible, narrative, irony

上接第(86)页

#### Jiangnan Buddhism and Initial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Buddhism

LIU Pan - pan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Zhejiang, 315016, China)

**Abstract:** The exchange of Buddhism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s a long histor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uddhism in Jiangnan, and how Buddhism came into Japan and was accepted based on history. Then it can be proved that Japanese Buddhism evolved from Jiangnan Buddhism and both exhibit identical features.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Jiangnan Buddhism, the Wu accent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was established and together with the Han accent, became one of the two important systems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Japanese. Therefore, Jiangnan Buddh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Buddhism.

**Keywords:** Jiangnan, Japan, Buddhism, Thought of Emperor Huang and Lao Tze, Wu accent